

# 五月丁香

四幕剝

駱賓基 著  
建文書店 發行

適夷主編：奔流文藝叢書



書叢藝文流奔

# 香丁月五

著 基 賓 駱

店 書 文 建



奔流文藝叢書

五月丁香

作者 駱賓基

主編者 適夷

發行人 唐鑑

發行者 建文書店

上海愛文義路六五七號  
電話三一五六三

▲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▼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

## 人物表

曲大德媳婦 市民家庭出身。

古大姨媽 體質臃腫，圍着廚裙，腰間掛着一串鑰匙，髮髻挽在頭頂上，六十多歲。

曲大德母親 女地主，高個子，體態雄健，拖着鞋，兩耳吊着銀質大耳環，近肩胛之上

衣襟懸着眼鏡盒。口含長烟管。五十四歲。

曲秀芳 女地主孫女兒，古大姨媽的外甥女兒，縣城的初級師範生，十七歲。

老魏頭兒 曲家撈金，藍布圍腰上，掛着長長的鹿皮菸口袋。四十多歲。

郝家驥 地鄰之子。

小升子 郝家窩堡的車伕。

小更信 曲家大院的僱工。

曲大德 由北平回鄉度暑假的大學生。

嚴輯五 曲大德同學。

洪蓋 朝鮮農民。

## 第一幕

時——一九三一年六月某日黃昏。

地——曲家窩堡。

景——看不見圍牆的大莊院，古式地主家宅，門窗畢現，窗角有丁香樹一株，四週是向日葵倒影。

另一端是大草垛，喂豬槽，打水桶，雙股草叉，石滾子……正中拉着一條晒衣繩，垂掛着各式衣裳，包括滿清式紫緞子坎肩……

幕開時——古大姨媽在向盆子裏倒豬槽里剩餘的豬食，手裏還握着喂豬時所持的拌料棍子。

古大姨媽 喃喃自語 我可不是嘮叨……我這條老命就算是伺候你們一輩子。一天吃五

遍，還是哼哼，哼哼，這回可一個一個像衙門裏的老爺似的，幌着尾巴走啦。把乾水弄了一地，你看看，弄的滿地淨是豆餅渣子……這些畜生，我是一天到晚，生不了的氣。

曲媳 以廚裙擦着兩手上 大姨媽菜都老早整好！倒是怎麼樣呢，得等到下半夜嗎？

古 什麼！我聽不清楚你說的，上半夜，下半夜的。

曲娘 我說，菜都涼啦；你問一聲，若是等着，回頭老當家的可別瞞怨。

古 我可不問，等就等，瞞怨就瞞怨。反正天也快黑了，作趕雞勢這些一天挨三遍罵

也沒有記性的雜種，嗅兒嗤，嗅兒嗤，一轉眼就又來了，嗅兒嗤……捧盆下

曲娘 老糊塗蟲。

曲母 拖鞋上天快黑啦！見媳晒的衣裳也好收進去！嘆息

曲娘 是啦！收衣下

曲母 大姨媽！你那兒作什麼呢？

古 由草壇背後上我還能作什麼呀！整天價光是雞呀狗呀的就伺候不定，剛才——就是

拿進去的晒的魚乾兒那一會兒，那個不合羣的高麗雞，就拖着一隻鞋躲到穀倉底下去！我說這半天怎麼沒有影兒呢？這才多一會兒，一轉眼，就是事兒。

曲娘 搬出大靠椅，并劃火給曲母點煙媽！大姨媽剛才說，再等菜涼的就不好吃！怕吃的時候

申斥，讓我先問一聲。

曲母 不要緊哪？這麼一會子就餓死人！我看這會子，他們也該來到了，日頭還沒貼地

呢！

曲媳是。

曲母 明兒個記住，把倉子裏的菸葉子都拿出個晒晒吧！我也沒有看看，是不是都發霉了。見秀芳上 你是到那兒去，跑的腮幫子紅紅的。

秀芳 和美姬他們到南泡子撈菱角去啦：奶奶……

曲母 怎麼去和高麗孩子撈菱角呀；我看看哪！

芳 奶奶我們坐着大木盆子，划着划着，差點兒沒有翻到水裏去，美姬的裙子都弄濕了，把我們吓的什麼似的。

曲母 你看你把鞋濕的，還有臉說哪，我不願意聽，別站在眼前來氣我啦！還不趕快進屋換鞋去。

芳 是你叫住人家的！嬌嗔給人家的小筐！

曲母 聽。

芳 什麼？

曲母 大德媳婦！你聽聽，是不是馬蹄子響。

芳 什麼也沒有！奶奶……

曲母 好像是大車。

芳 奶奶……奶奶……

曲母 你是圍着我叫什麼！叫的我心裏直煩。

芳 人家有話說呢。

曲母 什麼話？

芳 不說啦！走開

曲母 這孩子我看你出了門對你的老婆婆怎麼辦！你老婆婆可是有名的強亮人見芳作鬼臉  
下這小壞蛋。問曲媳 水蘿白切好了嗎？

曲媳 都切好啦！醬也炸了。

曲母 你怎麼老是皺着眉呢……我也不知道說了多少回，一個年輕人，明明長的不醜，可是眉毛一皺，不醜也就醜啦！人家誰不喜歡那種高高興興的爽快臉子，再說大德也大了……低嘆 鹹茄子也撈出來了嗎？

曲媳 撈出了。



曲母 沒有搗點大蒜嗎？

曲媳 搗好啦！

曲母 放半碗醋，再滴上點香油，拌一拌澆在茄子心裏……大德就是喜歡吃這個，和你過世的那個老公公一樣。抽菸自遣，媳下。古大姨媽在收最後幾件衣裳。曲母聞聲，迴頭望了一下，仍抽菸自遣，聽見趕雞聲——那個蘆花雞，今天下蛋了嗎？

古 作哄雞聲 天快黑啦；還不進窩去，早晚你將給黃鼠狼子拖了去，就是你呀；還瞅什麼？

曲母 我問你話哪！

古 呵！

曲母 仍不迴顧 那個蘆花雞今天下蛋了嗎？

古 那個蘆花雞呀；還不是隔兩天下一個蛋。呵！天色可要黑下來了。我說老常家的呀！怎麼還沒有一點動靜呢！也該是到的時候了。去打接迎的，又是那匹花腰馬，到火車站總共不是六七十里路嗎？你看呀！那不是北山上的星星都出來了嗎？亮晶晶的哪。

老魏頭兒 由草垛背後上 在哪兒？可不是星星都出來了！南邊還有一顆呢；明兒個八成是

個大晴天嘛。蹲下

曲母 夏天嘛！星星出的早。向古可是那捆蔴線泡到後河溝子裏去了沒有？

古 泡上啦！我看也出不多少蔴了，都給雨水糟塌了。

曲母 夠自己家裏用的就成，不是省了向外掏錢買嗎！

魏 那幾天發大水，這幾天旱的河溝子又快露出沙灘來了。你看頭上的小咬兒，嚇！

像趕廟會似的。

曲母 老魏頭兒就是會說，燒把艾子草，咳嗆不就得了！

魏 呵呵的笑起來 我這剛打掃完牲口棚，想明兒個出車呢！

曲母 歇一天也好。願意出車呢，半宵得爬起來給轅馬多加兩遍料，袋子裏也剩下不多

了，不夠喂的就不如歇一天，省了苦啦牲口。明兒個把菜園子鋤鋤，澆澆水，一

天工夫，兩個人就幹完了……是不是八大屯的狗叫？

魏 少東家不會走到八大屯去呀！好像有大鞭子聲……小更官的鞭子甩的可沒有這麼

脆快……還有鈴鐺響嘛；起身正視，就便抖烟灰 不是……今年夏天，老當家的，咱

們就出過八趟車。若是天一變，下點雨，咱們的莊稼該忙了，我看明兒個趕趟八棵樹，山上堆的木頭樣子，多着夥兒……

石

我也聽不出是不是到咱們窩堡來的！因芳上險被撞倒 哎……這孩子，動不動就跳，哈瑪脫生的。下

芳

兩手環抱曲母頸子 奶奶……

曲母

出車就出車吧；反正牲口閒着也膩的慌……挺熱的，拿開手，你那是吃什麼？

芳

奶奶，你咬一口呀！

曲母

以手抵芳 轅馬傢私得配兩套銅環子，別喝點酒什麼都忘了。老是那麼湊付，人能受罪，牲口可受不起罪。向芳你這是作什麼呀？

芳

奶奶呀！我告訴你，今晚上八大屯有跳大神的，你叫老魏領着我去看看呀！

魏

向芳着眼示意 有什麼好看的，還不是蹦蹦跳跳的那一套。

芳

奶奶，有大過陰呢？

曲母

有什麼好看的，老魏喝醉了，我看你一個人怎麼摸回來。

魏

被截穿祕密地笑了 如今晚兒的酒，還能醉人呀！四兩酒裏倒有五兩白水。

芳 奶奶我要去。

曲母 你不知道你奶奶這兩天心裏煩的慌，你二叔今晚上就要回來了。你也是個大姑娘啦！怎麼一點正事也不沾呀！念書念的倒什麼事也不懂了。

芳 我知道你喜歡二叔。

曲母 你二叔是曲家的根子嘛！你呢！你是外頭人，送出去還要首飾，還要嫁裝。

芳 以手握曲母口 我不要你說，我自己慢慢也會掙錢。

曲母 那麼掙錢給你奶奶化呀！

芳 給大姨媽一個人。你看着吧。

曲母 老魏頭兒，那邊發亮的是什麼？

魏 在哪兒？

曲母 就是你腳邊哪兒，踹着了，向芳拿過來。

芳 一個扣子。

古 雙手端着簸箕上 都着蟲子啦！嘖嘖！

曲母 接過扣子 什麼着蟲子了？

古 玲鐺麥呀！向芳你好好坐在這邊，端端正正的像個姑娘樣。

芳 呵！是啦！

曲母 低聲 這是那來的扣子呀！大姨媽，你多撥點玲鐺麥，明兒個老魏頭兒還要出車！

古 客馬懷着駒子，快叫牠歇歇吧！

魏 也不套客馬呀；那不是有老洪蓋的二馬子嘛！明兒個就用牠來拉外套。

古 瘦的那個樣子，還不給人家牽回去，我也不知道把人家的牲口……

曲母 唉；你還是別管這些事吧！光玲鐺麥還不夠你操心的。

芳 奶奶！人家全家哭的什麼似的。

曲母 你在這上，也少說話。人家大人們說話，那有你插嘴的。你知道去年萬寶山鬧亂

子的時候，他們得着個風就是個雨。他們不是要掘開咱們的河堤呀！  
馬車聲漸揚

秀芳！到門前石崗子上去看看，是什麼人的馬車呀！  
秀下，魏隨之

古 怎麼這半天不來，說來，一下子就來了！可真是放下簾簾，解圍裙，在門口正遇曲媽

來了，來了！快到大門口去吧！

曲媳 你解開圍裙作什麼呀！

古 我這……我心慌的呀！都糊塗了。由門內下

馬匹呼嘯聲，狗吠聲，曲媳與喬的匆匆挽着髮髻下

魏 聲真是貴客呀，怎麼這晷子才到……

小三子 聲 我們少東家到你們後草甸子打圍來啦；趕不回去了。

曲母 怎麼？是咱們地鄰窩堡家的家驢呀！

古 手拿圍裙上我都糊塗了。一聽見大德回來，心就向口裏跳。

芳 突然莊重迎面上大姨媽，是郝家少東家。

曲媳 上帶着那麼些狼狗……

曲母 你去預備開飯吧！

曲媳 是啦！下，芳同下

古 哎呀；真是把我弄糊塗了，喃喃 我還當是大德，我這心慌的，手脚都沒處發放了。

郝家驢 手提鴨嘴帽上 大姨媽！

古 怎麼……你是給什麼風吹來啦？

郝 笑嘻嘻唔……伯母妳好呀！

曲母 還不是老樣子！你今年不是在哈爾濱念書了嗎？

郝 回來過暑假呀！

曲母 你媽和你爸爸都好呀！

郝 好，還讓我給你帶好呢！

曲母 去年秋天，你爸爸到屯下頭，我偕碰見過。可比在鎮守使衙門裏作事的程光老多了。我在八大屯碰見他，就是不敢認了，這話說起來有八年啦！站起來那時候，你大爺還沒有去世，兩個人一在烟盤傍躺下來，就是一夜……嘆息我們家送給你爸爸那條狼狗還活着嗎？

郝 兩手捏着帽沿旋轉 死了兩年啦！前年冬天死的。

曲母 也到歲數了，牠們一窩四個，五處死的最早，我們家的大處和二處還是去年老死的……進屋去家常話吧……大姨媽，這八成是他過世公公那件大花馬掛上的扣子，如今買也沒處買的。收衣裳也不查看一下子……下

古 回頭釘上就是啦！向郝你媽的瘋癱病好啦？

郝 沒有。鹽古下

古 她也不找人治……下

郝 又上小升子！大聲小升子！

小 聲 在這兒哪！

郝 聽到他們的動靜。就在石崖子上向山底下喊兩聲，他們也許走錯了路。

古 在門口出現 還有誰啦！

郝 兩個同學，他們趕水鴨子不知趕到那裏去了。小升子！

小 聲 喂！

郝 回頭喂狗的時候，別讓沙古拉喫一口，自語式今天非餓餓牠不解。聽見了沒有？下

小 聲，撥弄馬具聲 知道啦！喂！老魏頭兒，你在那兒作什麼？

魏 聲給你打水飲牲口哪：把牲口牽到這兒來，你這兩天怎麼樣？天天出車嗎？我可在家悶壞了，把腸子都悶爛了。提水桶上你把牲口牽到院子裏來吧！

小 上你嚙有烟葉子吧；給咱搓一點！牲口歇會子再說 盤膝坐下我告訴你呀！我可



累壞了，真累壞了。人家是來打鳥，我和三匹馬就陪着在草甸子裏受罪，爛泥一腿深呀！大車還陷在那裏，兩個輪子都沒進去一尺深，你看我渾身多少泥漿子，鞭桿子又抽斷了，你看，正從當中腰一折兩截。抽出烟袋敲着 我可要抽袋烟了。

魏

什麼時候陷住車的？

小

就是剛才，天沒黑的時候。

魏

你這傻蛋。怎麼不到柳條溝去叫我們地戶去幫達抬。

小

誰去找呀！那輛小花軸輪車還是在山底下借的呢！我們少東家是連邊也不靠，就怕濕了靴子。你這是從酸菜缸底下拿出來的菸葉子呀！怎麼這麼股大醬味？

魏

別扯蛋了，這是地道的大葉子菸。我給你喂牲口去啦！回頭哥兒倆個喝兩鐘。

小

你們還沒吃飯呀！

魏

沒有！我們家的小更官牽着牲口到車站去啦；一清早去的，去接我們家的少東家。

小

可是月亮都出來了，還沒有一點動靜呢！你們家的老更信呢？